翠袖乾坤

網上懲教所

連盈慧

有了數碼攝影機，誰都可以做得報料記者，什麼人在大庭廣眾地方，做了什麼見不得光的事，給人鏡頭拍攝後發佈到網上，第一時間就醜事傳千里。

有人看不順眼，萬一留言過火，就成了所謂「網上欺凌」：

遲到躝地的「機場大嬸」；理虧氣壯的「招積女顧客」；霸位不讓座的「巴士小男生」；公園的「罵粗惡童」；滅絕人性的「虐貓狂徒」……點擊率動輒飆升逾萬，除了惹來唾罵，有人甚至還發揮狗仔功能，傾盡全力為負面人物姓名地址職業身份大起底，後者，便是過分的欺凌。

揭發當事人個人資料，涉及私隱，的確很不應該，尤其是對求學中的小男生，未免苛刻了一點。可是言論上合理的譴責，總不見得錯在什麼地方，類似（巴士霸位）這樣的「九十後」也實在太多了，這些小子一旦欠缺家庭教養，學校管不到而又不敢管，很容易就會成為社會盲目鼓吹「性格自由發展」的怪物，家長老師對子弟自由發展出的劣跡劣行，無能為力監管，索性交由社會大眾教訓一下，未嘗不是好事。

當頭棒喝也算功德無量，一時得意的負面人物，有悟性／有人性的，知錯能改，網民還間接對社會作了莫大貢獻。以前的父母十分重視易子而教，現在有那麼多「義務父母」，不正是有子不教或者有子懶教的父母之福？有人幫你教好兒女，真是謝天謝地，要不然這些小魔怪有天虐待到自己，搥胸氹肺，到時恨不生塊叉燒，也沒有人可憐。

再說，小小幾句逆耳忠言，學者社工緊張到擔心傷害脆弱心靈，也袒護得過了頭，只要不是欺凌，網上懲教，其實真是教育制度崩潰下，冥冥中「上天」借助科技重新培植德育的工具，絕對是正能量。即如近日網上傳播狂拍巴士車尾強拉車門登車，險些危及乘客安全那個惡漢，要不是自幼有失教養，就不致一把年紀給人精神掌摑了。

海闊天空

尋找安藤忠雄

蘇狄嘉

每年到日本旅遊的計劃，通常都會在前一年預先安排，四月初遊京都賞櫻花、十月底到東北攬紅葉，好友說是「春秋二祭」。這兩個不單是遊客熱門活動，更是日本本土人的傳統節目，不在六個月前安排訂房，根本無法在心儀的溫泉旅館覓得落腳點！

三．一一東北地震海嘯不足以打亂京都賞櫻之旅，惟輻射洩漏的遺害卻叫身邊好友嚴辭喝止日本行。機票原是優惠價，不能更改或退款，但航空公司特事特辦，准許受地震海嘯影響的乘客，更改機票日期或旅遊目的地。我手執着機票，當然不會改目的地，況且大阪京都遠離災區，輻射影響未及傳說中那般，待至五月下旬，顧不得旁人勸告，拖着行李篋，直撲關西去了。

櫻花是沒有了，但大阪、京都景色依舊迷人，也絲毫找不到地震、海嘯、輻射的影響，京都四條通還增設了戶外無線網絡WIFI，免費供路人、遊客隨時上網。

出發前沒有什麼計劃，行程就以一直在心中的「尋找安藤忠雄」為本，在大阪、神戶、淡路、京都四個城市蹓躂，觀賞日本當代最傑出建築大師的作品。

香港人對「安藤忠雄」這個名字可能有點陌生，他可是全球知名的日本建築大師、榮獲國際四大建築獎項的第一人。在華人世界，尤其是台灣及內地，他備受尊崇，公私營機構團體均以邀得安藤忠雄為他們設計建築物為榮。有關他的推介書刊出版無數，各種語言都有。安藤忠雄的建築設計遍佈世界各地，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美國、台灣、中國大陸……日本本土除了他的本籍大阪外，作品無處不在。他的名字和作品更是旅遊產業的重要支柱，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特別組織專題旅遊，到各地觀賞安藤忠雄的建築設計，日本當然是主要目的地！

琴台客聚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韋基舜

「及時雨」宋江在「小李廣」花榮、「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及三百馬軍擁簇下，攜備厚禮，親自往李家莊求見莊主「撲天鵰」李應。

李家莊總管「鬼臉兒」杜興，乃不安分之人，有心攀附江湖勢力，如今看見宋江等人到來，連忙開了莊門，自己坐小船過護莊河相迎。

宋江說是「特來謁見李大官人，別無他意」。

話雖然如此，杜興心中有數，所謂「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宋江乃為「鼓上虱」時遷的事而來。杜興會過宋江，立刻返回李家莊，稟知李應，說是宋江前來求見。

李應扶傷坐在床上，聽了杜興說是宋江求見，乃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廝見？」着杜興向宋江托詞，說是有傷在身，行動不便，待日後再拜會，並拒受宋江的禮物。

本來，杜興以為可以趁此機會，拉攏李應與宋江的關係，藉此提升自己在李家莊的聲望，豈料白費心機。

查實，李應乃獨龍岡富戶，他之所以與祝家莊、扈家莊結盟聯防，便是防禦梁山泊強人前來「借糧」，根本上無意與梁山泊打交道，遑論上山入夥。

李應為人行事有點輕率，過於爽快。他之所以出頭向祝家莊要求釋時遷，一方面乃看在自己的總管杜興與楊雄的份上，另方面以為祝朝奉必然予以面子放人。豈料對方毫不買帳，乃與祝彪兵戎相見，受了祝彪箭傷，盟友變仇家。

話說杜興在李應面前碰了個軟釘子，回報宋江。宋江既曾為押司，心思敏捷，自知今次攻打祝家莊失利，李應若接見，恐祝家莊見怪，因而拒見。

杜興此人正一「二五仔」，一方面向宋江解釋，李應委實是有傷在身，不能見客；另方面對宋江講述獨龍岡之祝、李、扈三個莊之關係及聯防布局情況。

杜興表述：獨龍岡之祝、李、扈三個莊，中間是祝家莊；東邊是李家莊；西邊是扈家莊。

本來，三個莊村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但如今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傷了李應，祝家莊有事，李家莊不會去救應，只有西邊的扈家莊相助。

扈家莊有一女將扈三娘，綽號「一丈青」，使用兩口日月刀，武功好生了得。扈三娘與祝彪訂了親，祝家莊有事，扈家莊必定前往援助。

杜興乃言，如果梁山人馬攻打祝家莊，「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

杜興並透露：祝家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並不濟事，必須前後夾攻，方可破得。

《水滸傳》三番四次，講及祝朝奉第三子祝彪喜惹是生非，已經埋下祝彪必然被殺的伏筆。

（細說水滸．二四四）

百家廊

靈隱許願佛鑒心

——遊杭州靈隱寺

張衍榮

坊間相傳，靈隱寺最大的魅力是「願靈」，意思是說到靈隱寺許願十分靈驗，無不有求必應。因此，古往今來，天下之人，不論升斗小民，還是達官貴胄，舉凡到杭州的，都要抓住機會去靈隱寺許願。

我是去靈隱寺途中，具體說，是離開「咫尺天涯」那堵土黃色巨型影壁，轉身過橋邁進山門時，才從同伴口中聞知這一習俗的。訝異之餘不禁想起電影《三笑》中秋香靈隱寺許願那場戲，進而耳畔迴響起那段十分抒情的歌聲，「好一個西泠，好一個洞庭，參罷那個靈隱，轉回蘇城……」

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發生在明代，雖說是文人們為了自慰自抬而附會出來的，但世人愛去靈隱寺許願，大抵還是可信的。因此，即使從那時算起，靈隱寺許願也大有年頭了。再看山道上那熙來攘往、摩肩接踵的遊客，便有了新發現：原來，這無數的「施主」，都是揣着小九九而來的啊！如此神龍不見首尾的許願大軍，如果人人都有求必應的話，那工作量可就大了：查前世，問今生，看塵緣，許的是什麼願，何時許的願，還願是否及時，是否足額，不及時不足額甚至完全不兌現的，要不要給報應，是一刀切，一風吹，還是區別對待……看看，如此等等，靈隱寺的菩薩們忙得過來嗎？

從山門到寺裡，大約有一兩公里路，我們就這麼邊走邊打趣，不知不覺間宮闕巍峨的靈隱寺便浮現出來了。

靈隱寺位於靈隱山麓，始建於東晉咸和初年，那時佛教傳入未幾，僅建了一個雛形而已。至南北朝梁武帝時，賜田擴建，殿宇初具規模。

唐末，武宗李炎是個篤信道教的皇帝，在位不過區區6年，年號也就一個「會昌」，卻製造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廢佛事件，史稱「會昌法難」。在這場「法難」中，靈隱寺寺毀僧散，一度沉寂長達數十載。

五代吳越王錢繆時，永明延壽大師奉旨重修，新建石幢、千佛閣、法堂及百尺彌勒閣，擴建僧舍達1300多間，終於宗風漸振。

南宋寧宗嘉定年間，朝廷品定天下叢林為「五山十剎」，靈隱寺為五山之首。

元明時期，靈隱寺又毀修幾度，滄桑屢現。

清代具德和尚住持靈隱，募資興建，工程歷時8年之久，鼎盛時僧眾達3000餘人。其規模之大、僧眾之多、寺風之純，一度成為東南佛國之冠。法幢高樹，梵音嘹亮，名遍十方，清人有詩讚云：「碧殿金鋪十二重，講筵坐繞萬芙蓉」。

清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至靈隱寺，應住持奏請，親書賜名「雲林禪寺」，故靈隱寺又稱雲林禪寺，只是基本上沒人這麼叫。

駐足寺外，環顧四野，可見該寺身處飛來峰與北高峰之間，兩峰挾峙，林木毓秀，雲煙萬狀，古樸而幽靜。天下名寺，隱於西子湖畔的蒼山林海之中，環境優美，景色迷人，無不可圈可點，端的是一個「隱」字窮盡其妙也！

來到天王殿前，舉頭望去，只見巨匾高懸，一縷陽光照射下，「雲林禪寺」四字映入眼簾。康熙的題字，古樸蒼勁，禪意渾然，平心而論，不論筆法結構還是形體趣旨，應該說都沒有問題。可是，為什麼偏偏後世對這個御賜寺名不感冒呢？這使我想起情形相同的金山寺，也是「東晉古剎」，也是康熙改名，也是一寺兩名，偏偏「貴名」備受百姓冷落。由此看來，要想讓百姓用「心」投票，僅用權力「引導」那是很不夠的。

隨着人群走進天王殿，只見迎面正中的佛龕內供着彌勒佛。老人家還是我們常見的那副開懷模樣，袒胸露腹，趺坐蒲團，笑容可掬。這情形讓許多遊客不禁哈哈一樂。是啊，任何人，即使憂心忡忡的善男信女來到他面前也難免忍俊不禁。他是尚未成佛的菩薩，人稱「未來佛」。儘管「級別」還沒有上去，可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終日樂呵呵的，心寬體胖，憨態十足，因而人緣最好，連娃娃們都喜歡他。他面前常有大同小異這樣一副對聯：「開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無所不容。」這聯語常能讓人為之一哂。仔細玩味，它寓意深刻，既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處世哲學，焉能不動人！

彌勒佛背後的佛龕內，供奉的是佛教護法神韋馱雕像。雕像以香樟木為材質，高2.5米，頭戴金盔，身裹甲胄，神采奕奕，是南宋時期留下來的珍貴遺物。兩側是俗稱「四大金剛」的四大天王彩塑像，高各8米，個個身披重甲。其中兩個威風凜凜，兩個面容和善。

出天王殿，便是偌大一座庭院，院中青磚鋪地，古木參天。正面是每廟必不可少的大雄寶殿。此殿原稱「覺皇殿」，單層三疊重簷，高達33.6米，氣勢嵯峨，十分雄偉。

殿內正中是一尊貼金佛祖釋加牟尼坐像，淨高9.1米，加上蓮花底座和佛光頂盤，高達19.69米，是我國最高大的木雕坐式佛像之一。坐像用24塊香樟木拼雕而成，造型端莊，工藝精湛，為不可多得的宗教藝術作品。兩邊是二十諸天立像。

殿前地面，擺滿了篩子般大小的圓形拜墊，只見紅男綠女爭先恐後往上跪。不用說，這是「施主」們許願來了。他們一個個神情肅穆，雙目微闔，雙手合十，口中似乎唸唸有詞，場面跟當年秋香許願差不多。雖聽不清他們在唸什麼，更看不見他們在想什麼，但不難想見，不外乎陞官發財、納福添壽、良緣早結之類。既有給自己許的，也有給親人許的，這當然都無可厚非。最可笑的是高官與堂客演雙簧「許願」了。

據傳，某大官眼看年齡到站，但此人想再幹一屆。究竟讓幹不讓幹，他心中無底。於是便利用到杭州「考察」的機會，到靈隱寺許願。他本人藏身人後，讓老婆替他出頭。那女人還真不是等閒之輩，不僅對官人意圖心領神會，而且戲也演得相當逼真：只見她蹶起屁股又跪又拜，招式在行，程序到堂，滴水不漏，坊間有人為之驚歎，「百姓看像是入鄉隨俗，逢場作戲，菩薩看卻是至真至誠，虔誠無比！」這就匪夷所思了，如此了得功夫到底是怎麼練就的？我甚至疑心會不會是當今鄙視權貴風氣下的一種編派？但是，就像魔術樣，我破解不了的並不等於不存在。於是我想，這或許就是「官場文化」之要義，即那個著名的「既要……又要……」使然了。

至於一些貪官「許願」，將官場伎倆照搬過來「俗為僧用」，妄圖通過賄賂，讓菩薩保佑他免遭東窗事發，就更令人捧腹了。（上）

■靈隱寺大門入口。　網上圖片

■天王殿前，「雲林禪寺」巨匾高懸。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杭州「七〇四工程」

吳康民

這一次去杭州，還看了一個林彪的「七〇四工程」。但是說明中卻沒有再提林彪的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行為。

這個「工程」是一九七〇年四月建造的，因此稱為「七〇四」。整個建築便是一個軍事指揮中心。佔地共三百零七畝，地下部分有面積達四千多米的坑道，通往四面八方。內有作戰指揮室、通訊室、彈藥庫、議事廳、林彪專用的臥室等等。建築堅固，多層銅門，用上三千噸鋼材、八千立方米木材、一百八十噸黃銅，花費超過三千萬人民幣。

當年毛澤東宣揚「備戰、備荒、為人民」。林彪作為副統帥，而且實際上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響應備戰號召，建設備戰用的地下指揮室，也許是應有之義。

但到了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叛逃，這個七〇四工程便變成陰謀另立中央，進行軍事行動的鐵證。

到了今天呢，正如林彪死黨吳法憲（原空軍司令員）在被判刑役的辯護詞所說的，「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林彪已經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黨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還有必要冒着和毛澤東對抗的風險，拿着實權去爭一個虛權（指林彪要爭當國家主席）嗎？

對林彪的評價和對「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評價，在內地各次展覽和史實記述中，已經靜悄悄地降調。如肯定林彪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中的戰功，不再強調他的篡黨奪權。至於他的四名死黨大將，吳法憲、黃永勝、邱會作和李作鵬的回憶錄，也陸續在香港出版。

因此，這個「七〇四工程」，一切說明都沒有用上過激的文字。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是在全國鋪天蓋地用激烈的貶詞來批判林彪和他手下的四員大將。看來，現在是實事求是一點了，從「七〇四工程」的說明看來，完全是這樣。

隨想國

包　裝

興國

最近內人在街上遛狗的時候，撿到一個小包，裡面有很多鑰匙和名片，她立即打電話給名片上的主人，約他趕快來取回。人來了，千道萬謝的，說鑰匙和名片對他生意上非常重要，所以為了表示感激，特別帶了茶葉，非要內人接受不可。

回家一看，是包裝得非常精美的「大紅袍」。一個像常見的瓷器般的錦盒內，裝有六小盒也是用像瓷器盛載的茶葉。茶是常喝的飲品，所以錦盒就在小盒拿出來之後丟棄了。

同一時間，也有朋友送一大盒「安吉白茶」，也是包裝精美的，用一個鐵或鋁盒裝着，裡面有錦緞。同樣的，拿出了錦緞上的小盒茶葉後，外面的包裝也只能丟棄了。

喝着這些甘美的茶時，我想起了在貴州的擺攤子上買的「都勻毛尖」，買回時是用舊報紙包着的，但一樣的甘甜可口。我又想起美國朋友收到贈禮的「陳年普洱」，是用錦盒包裝的，而且是古代皇帝的黃色錦緞。我更想起我在普洱市上買的普洱，什麼包裝也沒有。

哪一種更好喝？事實上，有沒有包裝都一樣好喝。為什麼要包裝精美呢？送禮嘛。就為了這送禮，這樣的只為美觀而實際上都要丟棄的包裝，會不會就比茶葉本身還昂貴？這份昂貴，同時包涵的，卻是製造了大量的垃圾。這樣的包裝，是不是也是一種購物上的「僭建」。

我們不是常說地球的垃圾已經超過負荷了嗎？為什麼還要花貴錢去購買僭建的包裝呢？地球人，實在值得好好思考一下。

獨家風景

大我和小我

呂書練

提到辛亥革命，人們往往只記得成功了的武昌起義，但一次成功往往是多次的失敗築成的，香港話劇團上周演出的《遍地芳菲》就是以革命成功前的廣州前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義的故事為骨幹，兼以刻畫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如何在亂世中掙扎求存、反抗乃至起義等。

此劇是著名編劇杜國威的經典戲寶，早在八八年首演，今年時值辛亥革命百年，重演不但意義重大，也易引起共鳴。

在演出「引言」，作者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中國人是草！慣性卑躬、低賤，任踐踏任摧毀，也不哼一聲！中國人是草！繁殖又繁殖，不厭其『繁』，『希望』隨生命不斷蔓延……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有泥土的地方就有草！……」

以草的地位形容中國人的「卑微低賤」，又以草的繁殖象徵中國人的「剛毅頑強」，恰好地點出了當時中國人及其文化特性，劇情也以此為伏線推進——一群背景各異的普通百姓和充滿理想的革命志士聚集於羅錛經營的照相館及其幫工徐保生的家中，時而商議國事，時而閒話家常，又機警地對付清兵的搜查等等，他們都只是希望有一個平安的家，人人平等互愛，但社會的不公、官府的腐敗和無能，促使他們捨小我而成就大我，走向起義，犧牲性命。

劇本着重描寫了大時代中的親情、愛情、友情與家國情，包括羅氏父女情、保生夫妻情，深明大義的母愛，林覺民對妻子的隔空思念等，「訣別」場面尤其感人。

話劇背景乃兵荒馬亂的年代，列強欺凌，國難當前，家難成，人命更不值錢。所以，劇本的愛國主題很突出，也把各人捨生取義的犧牲精神，表露無遺，致使起義失敗一幕特別震撼人心，雖然幾個月後，作為象徵性的角色福仔開口說話：革命成功了。

本月連續看了愛國電影和話劇，在重溫歷史和緬懷先烈之餘，我在想，在革命成功百年後的今天，「犧牲精神」是否應該有更深層次的闡釋？